

卷二十二

書名 群書考索別集二
 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考索別集二十五卷-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目錄

卷二十二

諸圖類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別集

太極圖

伏羲畫卦圓圖

文王八卦圖

後天序對圖

大書

伏羲畫卦橫圖

伏羲八卦圖

先天方圓圖

河圖

皇極經世書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169

No.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經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夷狄門

○夷狄

○代論天象皆非上策

夷狄存食邊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
難禁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遠漢而下種類滋蕃和之以親
而下庭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強臣以
是發憤王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撥干盾四海
將服而中原隨弊英主所以攻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捐費
先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
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貪晁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獷班固述懷禦而不

東
不
可
言
也
圖
書



議其強侯應討也成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羗胡猾亂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鏑謀者鮮而鬪者衆偏議多而勝筭寡其間羈禦之制無復可從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秦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杖社之詩以紂德方暴戎狄乘間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獲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冒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求及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橫身要治夷狄蓋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王伐夷狄而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葉正則

堯舜御夷狄

堯舜得名義與權故不患夷狄

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之有玁狁狄人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既狹又無利兵危失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同上

周御夷狄

嚴尤以周為得中策劉勰以周為得上策

周之盛時列荒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葵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勰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謂先王之夷狄投諸荒裔本以禽獸畜之也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經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

宣王之下第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脩政刑嚴武備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貶乎宋論

周漢御夷狄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方周八閔曰之由太王有狄人之患內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比至戎三東夷又服於其德化之流行四方之夷狄無忍不服越裳氏累獻譯而來蓋方其始立國之初以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警戒脩德銷兵則雖遠而近亦已無分事欠缺處當其天下太平乃是人主德化之到也夫此所以就者終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應其誠一不己則書太平之世矣然則漢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臣服於漢太平之世矣然則漢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

之君然匈奴侵寇不常文帝德既不足以讓之武又不足以勝之方是後漢初雖欲求勝而不可及其納幣結昏則又請和而不遂富庶之後夷狄叛服不常之餘窮兵薄討師徒死傷者無數終以不服雖然漢之事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殊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遠絕矣則漢

春秋御夷狄

會戎為非追戎亦非

夷狄之於中國猶陰之有陽猶君子之有小人也天之道豈以陽而廢陰人之道豈以君子而廢小人哉特使之各安其所而不能為吾之病斯足矣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譏其戎不可會而我之會也又書云追戎於濟西宋論譏其遇侵而無備逮去而後追也史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

臣謹按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入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

柴柵而外施陷穿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高竊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為不廣人民不為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不慮戎狄之為患慢而不知其來其知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於禦戎狄之術不已踈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讐

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困民力者而少戎之詩聖人取焉蓋西戎於秦有不共戴天之由往者秦仲之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吾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君子義之况西戎嘗伐周宣貝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因有君父之由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甘心焉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夫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載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漢御夷狄

武帝開西域西域不能為漢利光武絕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

漢自武帝開西域以圖匈奴光武開王關以謝西域喜功名之士多言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絕西域相通之道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制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虛中國以事夷狄民力彫弊自光武絕西域而海內亦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夫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茲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曷嘗籍西域之助哉甘露黃龍之間千里賓服此亦直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絕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又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絕之事豈遽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墩煌之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

考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慶之餘帝治平之後不務脩德而快意於
匈奴其總兵者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
將提軍九十有七烏乎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繼
以聚斂權酷愁嘆無聊當此之時海內騷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
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蓋以文景之德在人未泯人才之用於茲為多
故爾師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譬如日之有月陽之有陰更盛而迭衰故其所以持之
之道如何耳自昔中興之君未嘗不服夷狄而可以安中國者亦未嘗
不治中國而可以兼夷狄者也且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呂
后臨朝而有慢罵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
竄天下之力暴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漢之

衰甚矣宣帝本始之中一遣五將軍以擊之神爵之中又遣充國以也
田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悚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渭上
之朝光前絕後三代以來絕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耻而信中
國威矣昔商高宗之興有鬼方三年之伐宣王之興亦脩政事以攘夷
狄是三君者亦商周中興之君也而史臣以宣帝比之其以此歟愚故
曰宣帝之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也唐子

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
者亦未嘗衰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
五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
慮內務外以治夷狄為先但自治其中國盛而夷狄自衰爾漢
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
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於匈奴李陵終不免於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
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

謀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與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革苛政為愷悌，易暴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天然後聲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於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同上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

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鄯賚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脩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若

宣帝也。時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強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所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非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結東

夷狄之強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

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某年某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於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以夷狄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夷狄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于夷狄也。明矣。寧遠廷對

晉宋御夷狄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安挑強胡，我朝無先立之規，漢常墮窮計。

謝元泗水之役，亘溫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唯其當時為國者，靳靳自保，初無長策。遠筭故旋勝，輒敗隨得，隨失。若宋文

帝元嘉中屢嘗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王
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是時魏
太武南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夫何元謨退駭魏師直至
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宋之君臣搏手無策緣江置石魏人凡破南兖徐
梁豫青冀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橫挑強魏之所置也
今此虜之強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彼其雖以權詐立國大抵先立其一
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虜人常用之至術也而吾中國之所
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存我而乃蹈其術中可乎黃萬石止兵事
自晉以後梓秦元魏諸戎及石晉之契丹近代之逆亮皆隨起隨滅天意
常福華而禍夷

江左自晉分南北符秦并吞諸燕在夷狄為盛後魏始於東晉紀及齊
梁又為夷狄之最盛然符秦之興止四十四年魏之興雖百有餘年然
自佛狸之盛迄太和之衰僅七十餘年其他諸虜隨起隨滅大畧不
三四十十年亡高齊宇文周之盛亦不出三十年之近此上天滅虜之

數者魏太武嘗以其回山倒海之勢掃國南下而死魏宇文亦以
都洛陽而死石晉契丹乘中華之弊迨據洛陽一旦有稱帝之樂至殺
胡林而死近者逆亮遠去巢穴授首江上如出一轍此戎虜將滅不安
其常之明驗也天之於虜豈有不忘之理而虜亦豈有能安中國者乎
霍亮進當世急務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

高麗事本微淺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自關繫却在此自秦漢
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蓋諸胡強盛綿跨西北當始皇時天下
新統一常得祕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不復計較國內虛
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
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強併力
除治而天下因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夫固不待論然
要是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

一偶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匈奴
故地突厥得之已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其
恭執事甚謹據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
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常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裴矩一言遂成
此禍裴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
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
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
秦者在匈奴而煬元威所以亂隋者在高麗兼正

漢惠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強之時故高祖用兵難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
兵易

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當
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為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為名以此
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
是匈奴始強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強却是
將衰之勢攻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
帝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
便能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乃是中國自西
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大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
天道回轉復還中國突厥所以亡乃天亡也兼正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征伐夷狄自謂行仁義太宗豈得為仁義之師

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
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證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

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捷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威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為旦暮用兵之名耶上同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

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群臣諸將亦不當以此為意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楊帝為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雖偃武脩文而其按劍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親為此行當時想見在庭之臣亦多不以為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發此意故證亦不及言及房元齡以垂死之忠苦口力諫而終不可回

此親到高麗士馬頗繁衣糧頗竭成敗傷損終不能克既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城之小而不能反當此之時惟言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蓋雖元齡之言亦不敢怠矣上同

唐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道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尊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為無則變矣其益不已則死於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無與變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為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徂於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太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鄰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上近在宇下是以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

而計之失也崔鵬文

唐太宗一勝高麗今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驪書報太子勿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死賊踊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雅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范祖禹

唐太宗當高麗之強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

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遠處無返何則

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李勣滅之而有餘夫勦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張文

唐太宗留意事戎所以其戎之曲而盈中國之氣

唐太宗如也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子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伐非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我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襄波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李靖

唐太宗引諸戎入朝適以亂華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畧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實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

易為羈制温考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行蔽魏
證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幸用考博兼置四都督府
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都即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
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斷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庶別內外者孔子美齊威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使殊俗
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
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

江夏王道宗征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馬至浮陽回紇冬遣
使入貢帝大喜詔曰云云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又為詩序曰雪耻酌百
王除凶報千古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六公
作訓曰不矜矜行德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戒恐其驕也

太宗不得志以夷狄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
掃枯左衽之民解附自以為開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
之有夜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
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通
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脇而自至矣欲附
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
中國之民也赴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欲天地之間無
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
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

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
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俱得無失脩其
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
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
一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
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
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
戒而不可慕也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充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
始以嚴充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亦隨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
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處之與奏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
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

詳書考索卷二十二

別集

卷二十三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邊防門

江

長江

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
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
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滙口
則九江為一都會

江陵

古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其會西通巴蜀孔明以為用武之國

武昌